



荒摇江摇女摇侠

第七十八回 邂逅中途女儿劫狱 绸缪良夜壮士乞婚

自从荒江女侠在白牛山杀死了飞天蜈蚣邓百霸，复得父仇后，和剑秋回到龙骧寨小住。但因宇文亮对于此事略有不满，虽经李天豪数度劝解，消除恶感。而莲姑眼见剑秋和玉琴十分亲密的样子，在她芳心里，酸溜溜地怀着一团醋意。曾于黑夜伺隙行刺，然而也没有成功。玉琴的心里也不免有些芥蒂，遂急急和剑秋离别了龙骧寨到关外去。

李天豪隐约知道这事，背地里告诉了蟾姑，深怪莲姑有欠光明态度，得罪女侠。蟾姑早觉得自己的妹妹醋意很深的，因此姊妹俩也有些不甚融洽。而莲姑情窦初开，小姑居处尚无郎，颇有標梅之感。先有天豪，后有剑秋，大好郎君都被他人捷足先得，心里更觉得不快。宇文亮、李天豪虽在寨中积极招罗贤士，积草屯粮，在后面虾蟆岭下开辟了一条秘密隧道，以作出路。又在寨外分水岭上筑起碉堡来，派部下驻守，以备官军来攻时，成犄角之势，不让官军封塞洞口。那白牛山上的王豹也奉了命令，将部下严加操练，龙骧寨一切事业确已有不少进步。李天豪胸怀大志，努力前进。惟有莲姑却精神颓唐，每天只是睡觉。宇文亮虽是个粗人，却也窥知他妹妹的心事。便劝莲姑出外一游，不要闷在寨中。莲姑也很想出去走走，凭着自己的目光或可物色得一位佳婿。想起他们有一家亲戚姓洪，住在山西潞安州，洪家的

老太太待他们姊妹俩很好的。多年没有相见，消息不通，所以要到那边去走一遭。先把自己的意思告知她的哥哥宇文亮，只说久蛰思动，要出外去走一遭。宇文亮当然赞成，便预备了些关外土产，如皮货之类，给他妹妹带去赠送洪家。蟾姑知道了，揣知莲姑的意思，也愿意她妹妹到寨外去一游，遂和天豪设筵代她饯行。

莲姑别了兄长和姊姊，离了龙骧寨，跨上一头黑马，便向山西赶奔而去。行了好多天，已入山西省境。莲姑早行夜宿，在路上观玩风景。久在塞外朔漠，枯寂沉闷，此刻便觉舒畅多了。有一天将近五台山，在途中忽听鸾铃响，有一骑自后疾驰而来，倏忽间已至身侧。莲姑睇视，一头青鬃马上坐着一个五陵少年，披着轻裘，腰系一剑，丰姿甚是俊秀。在塞外罕见有这般美男子，若和李天豪、岳剑秋比较起来，也不相上下了。那少年瞧见了莲姑，也是不胜惊异：这样一个美貌少女，却独自在山路上行走，不怕匪徒覬觐吗？遂很注意于她。一会儿，少年的青鬃马已超出莲姑的黑卫，相隔有数百十步之遥。莲姑不甘示弱，两腿一挟，催动坐骑追向前来。少年屡屡回首，莲姑见他这个样子，不由嫣然一笑。少年见莲姑向他浅笑，一颗心不由荡漾起来，坐下马渐渐慢走。早让莲姑的黑卫追出，落后至二百步。少年复加上一鞭，向前追逐。莲姑不欲被那少年追及，也努力驱马飞跑。少年的坐骑追到莲姑背后，尾随着跑了一里路，方才又追出前面去。

这样快快慢慢地跑了七八里路，天色已晚，少年忽然停辔，待莲姑行近，对她带着笑脸说道：“请问这位姑娘芳名？打从哪儿来，往哪儿去？此处宿头很少，惟有前面小羊

坪有小逆旅可以借宿的。风闻这里绿林好汉甚多，姑娘须得小心。”莲姑微笑答道：“我姓宇文，闺名莲姑，方从塞上来，往潞安州探望亲戚的。请问尊姓大名？”少年笑道：“承蒙垂告，荣幸之至。鄙人姓杨，草字乃光，潞安人氏。此番正从北方回来，巧和姑娘邂逅。姑娘到潞安州去探访哪一家亲戚？如蒙不弃，鄙人当追随鞭镫，同返潞安。”莲姑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我是往潞安洪家去的。一人独行，路上正嫌寂寞。有杨先生作伴，使我不致迷津，真是最好的事了。”于是杨乃光陪着莲姑并辔而行。

不多时，前面早望见有一个小小村庄，就是小羊坪了。入得村来，果然有一家小旅店。店伙站在门前候客，见二人到来，连忙上前招呼，代他们牵住缰绳。二人跳下坐骑，把坐骑交给店伙，带了包裹，走进店堂。这旅店是简陋不堪的，只有二三个小房间。休息一会，用过晚膳，杨乃光走到莲姑房间里来坐谈，讲些江湖上的轶事。莲姑听他很是熟悉，暗想此人大概也是吾道中人吧。倘然有真实本领的，可以请他入伙，同谋革命事业，倒也是大大的臂助，将来也可在我哥哥姊姊面前交代得过哩。所以假以辞色，竭力和杨乃光周旋。但杨乃光尚不肯将自己身世完全告诉，只知他是一个精通武艺的少年，家中也没有什么人了，常在外边游历，交友很广。杨乃光当然也向莲姑询问家世，莲姑和杨乃光是初次见面，所以也不欲完全吐露，只说自己的哥哥宇文亮在张家口作皮货生意的。因那边常有盗匪，所以兄妹略习武术，以备万一之虞。谈了好多时候，已过二更。杨乃光遂说：“姑娘路途辛苦，该早休睡了。我们明天再见吧。”很客气地告退出去。莲姑等杨乃光走后，便把房门闭上，打了

一个呵欠。连日赶路，仆仆风尘，也觉得有些疲乏。遂脱去外衣，上炕安睡，但她今日无端遇见了杨乃光这样一个美少年，一颗芳心顿时活跃起来，一合眼好似有杨乃光站在她的面前，笑语晏晏，不由辗转反侧，好梦难成。心中胡思乱想，良久良久，直到下半夜方才睡着。

次日起身，忽然老天下起雨来，风斜雨细，道途泥泞，其势难以动身了。莲姑开了房门，梳妆后立在檐溜边，瞧天上阴云密布，那雨愈下愈大，对着雨丝正在出神。杨乃光却从背后轻轻地走过来，口里咳嗽一声。莲姑回头见了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真不巧，天公下起雨来了。”杨乃光道：“姑娘只好有屈玉驾，在此多耽搁一天了。这条路很是难走，下了雨没处躲避。”莲姑道：“我一心要想早早赶到潞安州，若在此间枯坐一日，怎不令人烦闷？”杨乃光道：“我与姑娘同有此感。但我幸遇姑娘，比较独行踽踽没得伴侣的，远胜多多了。今日当伴姑娘长谈，以解寂寞。”莲姑听了点点头，也不说什么。店伙送早餐进来，莲姑便回房去用过早餐，一会儿杨乃光步入房中，在莲姑对面坐下。莲姑却坐在炕上，将身斜倚着，两手反撑在炕边，露出一团娇慵的样子。杨乃光陪着她谈谈说说，曲意承欢，彼此很是投合。这样消磨了一天光阴，明天已是天晴。杨乃光代莲姑一起付去了宿资，伺候莲姑上道。现在二人一见如故，已十分相熟了。一跨马，一坐黑卫，离了小羊坪向太原进发。

数天后，已至太原。这里是山西的省会，城廓雄伟，居民稠密，有山西巡抚驻节于此。二人进城，便在一家较大的客店里投宿，和小羊坪的逆旅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杨乃光对莲姑说，城东有一家姓车的，是他的老友，所以明天早上要去

拜访。下午预备陪莲姑到名胜之处去游玩，多住一天，然后动身。莲姑当然同意。次日上午，杨乃光出去了，莲姑独在客店里闲坐。她还没有知悉杨乃光的身世，大概须到潞安州方能明白一切。这几天在途中赶路，约略可以窥见杨乃光是个风流之辈，对于她自己很有些意思，只是尚在萌芽中，没有成熟罢了。自己本想出外寻找一个相当的夫婿，那么此人未尝不是嘉偶呢。她这样想着，心坎里对于杨乃光已有七八分许可了。等到午饭用毕，专待杨乃光回来。但是守候了多时，不见他的踪影。看看日影渐西，自思杨乃光曾许今天下午陪我出去游玩的，他明知我一人在客寓里消遣无伴，断无把我抛下而自己去寻快乐之理，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未归寓呢？莫非被他的朋友留住了吗？然而他总该饰词推托，何至于一去不返，莫非有什么意外之事吗？

她正在胡思乱想，忽见一个店小二形色仓惶地跑进来，向她问道：“姓杨的客人和姑娘是亲戚，还是一家人？”莲姑不知所以然，遂答道：“他是我新认识的朋友，一起赶路往潞安州去的。你问他做甚？”店小二点点头道：“这样还好，正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告诉姑娘。姓杨的今日上午到一个姓车的友人家里去晤谈，不知怎样的，被车家暗暗地报告了官府，派了大批捕役前去，将姓杨的捉将官里去了。”店小二的话尚未说完，莲姑不由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真有这事吗？你听谁讲的？为什么姓车的要把他陷害呢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我刚才有事出去，行过玉带桥，逢见许多捕役持着铁尺、短刀、棍棒等武器，押解着一个醉汉从桥上走下来。那醉汉被人捉了尚醉卧未醒，许多人随着瞧热闹。我仔细一看，那醉汉不是别人，正是和你姑娘同到小店来歇宿的杨

爷，顿使我惊异莫名。内中有一个姓张的捕头和我相识的，我便走上前去查问根由。他告诉我说：‘这姓杨的客人乃是潞安州有名的飞贼，江湖上都唤作一阵风杨乃光，飞檐走壁，神出鬼没，本领非常高强。常偷富豪之家，见有美貌的妇女，就是采花，犯过的案件累累。山西省里无不知道杨乃光的声名。省中大吏几次三番要捕他到案，只是不得成功。有一次在临汾一家妓院里，已把他围住了，仍被他免脱，反击伤了数名捕役。这次他到太原来探访朋友，那姓车的名雄，本是他一伙中人，只因近来车雄已洗手不干，归了正，和本地的绅士武吟乐攀了亲家，常和官场走动，便变了心肠，见面后就想把杨乃光擒送到官，求得功劳，只惮杨乃光的本领高强，所以设筵洗尘，先把杨乃光灌醉后，遂派家人到衙门告密。他等方才赶去，不费吹灰之力将杨乃光活活擒住，送上衙门审讯口供。’我经他告诉了一遍，方明真相。因为瞧见姑娘是好人家的闺女，不象和贼人一党的，遂回来告诉你一声啊！”

莲姑听了店小二的说话，大为诧异，便道：“那姓杨的果然是飞贼吗？这个我却不知道。其中难免有冤枉的事，我不信他会作贼的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是呀，我起初也不相信，但是捕役这样说的。少停说不定要到这里来搜查。姑娘既然和姓杨的没什么关系，犯不着牵连在内，免得拘到公堂出乖露丑。不如姑娘现在先行走了吧，可以脱却干系。否则公差来时，我们店里人也不能代你庇护的。倘然先走开了，我们可以诿称不知情。”莲姑听店小二叫她躲避，明知店小二乘此机会要得些好处。自己和杨乃光究属初交，不知他的底细，真犯不着和他一起去吃官司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，我还

是先离开了这里再作道理，所以莲姑便从身边掏出三两银子，递给店小二道：“这些钱给你买东西吃的。”店小二连忙带笑说道：“啊呀，姑娘赏赐这许多钱吗，谢谢姑娘！”说着谢字，早把银子接到手里，向他怀中一塞，走出去了。

莲姑遂去收拾包裹，付清了她个人的房饭金，走出店来。原来那店小二已牵着她的黑卫在店门口伺候了。莲姑跨上黑卫，向前奔驰，出了太原城，向南进发。薄暮时到了一个小镇，仍在一家小旅店内存下。黄昏时独坐斗室，对着孤灯，十分无聊。实在这几天有了杨乃光作伴，有说有笑，多意多情。现在仍是形影相对，难遣寂寞，这真是难以自解了。暗想象杨乃光这样的美男子，不信他会作贼的。此事我总不明白，难保其中不有他种曲折。我既和他萍水相逢，许为友侣，也不能丢下这事情不管。倘然他是冤屈的，我理当设法援救他才是。何可飘然远行，独善其身呢？她这样一想，又深悔自己不该听了店小二的话，马上一走，给人家知道了也要笑我太无勇气。于是她一颗芳心依旧牵系在杨乃光身上，踌躇再三，决定明天仍要重返太原，去探听杨乃光的下落，以明真相。

次日，莲姑把黑卫留在店里，自己步行入城，到街坊上去探听消息。走到一家酒楼上，独自占了一个座位，点了几样菜，慢慢吃着。恰巧对面座上有两个年轻的男子，在那里喝酒闲谈，正讲起杨乃光的事情。一个左边的男子说道：“古语说得好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那杨乃光是个神通广大的飞贼，有非常好的本领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不知犯了多少窃案，奸淫了多少妇女。昨天他忽然到这里来探访朋友，他的朋友车雄以前也是江湖上人，现在竟为卖友求荣，灌醉

了杨乃光，把他捉将官里去。审问之下，杨乃光完全承认，送入牢监，听说不久就要处决的。可见得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也是杨乃光的末日到了，大快人心。”右边的男子接着说道：“杨乃光当然罪不容赦。可是那个姓车的也太没义气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害朋友，杨乃光死了也不瞑目的。”左边的男子又道：“杨乃光这人名气很大，起先我不知他是个怎样的三头六臂，青面獠牙的大盗。直到昨天公堂审问时，我跟着王公差挤进去看，原来是个白面少年，脸蛋儿生得非常俊秀的。倘使他平日站在我的面前，必要当他是小王孙公子。谁料到这样一个人会做盗贼的呢？可惜，可惜！”这几句话早触动了莲姑的心怀，心中暗暗盘算，也觉得杨乃光如此结果未免可惜。自己和他虽然刚才认识，没有很深的关系，然觉他对于自己很是爱慕的，所以结伴同行。谁料途中闹出了这个岔儿，以致各自纷飞。我若是丢了他一走，他死了不但怨恨那姓车的，不义，恐也要怪我无情，不去救他。不如凭着我的本领，前去趁夜劫狱，把杨乃光救出牢狱，用好语劝他改过自新，不要再干那种生活，大概他总能听我言的。

于是莲姑又决定要去劫狱了。好在身边带着佩剑，艺高胆大，无往不利。便去监狱面前细细察看一回，然后到一家小旅店去安身。挨到了黄昏人静，便轻轻开了后窗，一跃而出。幸亏是个明月夜，施展飞行术，疾如鹰隼，找到监狱后面，越墙而入。但不知杨乃光监禁的所在，东找西寻，瞧见东边一间小屋子里有黯淡的烛光射出，掩过去向屋上偷窥时，见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狱卒正独自坐在里面喝酒。她遂飘身而下，一个箭步从窗户里跳将进去，拔出佩剑在狱卒面门

前扬了一扬。那狱卒吓了一跳，当啷酒杯落地，正要喊出声来，莲姑早娇声喝止道：“不许声张！否则须吃我一剑！”狱卒道：“女菩萨，你饶了我一命吧！”莲姑道：“你若要我饶你的性命，那么快快说出杨乃光械系的所在。”狱卒道：“就……就在后面……第……第……第……第一百十六号……号……号……号里。”莲姑道：“我不认得路，你须引导我去。”狱卒只得答应。莲姑一手握剑，一手揪住狱卒的辫子，带在手腕上，喝一声“走！”狱卒硬着头皮走出小屋，把莲姑曲曲折折引至一个所在，从身边取出钥匙去开了门，说道：“这里面就是那杨乃光大盗了。”

这时远远地有更锣声音，莲姑恐防狱卒要叫喊，便手起一剑把他刺死在地，尸首抛在黑暗的墙隅。然后走进屋子，运用夜眼，见左边黑暗里蹲着一个人影，大约就是杨乃光了。便轻轻问道：“杨先生在此吗？”听那边答道：“我杨乃光在这里。来的莫非就是宇文姑娘？”莲姑答应一声，急忙过去，摸着他身上的铁索，把剑砍断了锁，脱去铁索，解除脚镣和手铐。杨乃光方才一跃而起，说一声：“多谢姑娘援救的恩德！”莲姑也不及回答，返身引导着杨乃光到外面，说一声：“走吧！”二人一前一后，跳上高墙，有如两头猿猴，连跃带跳地出了牢狱，跑到隐僻的小巷里，方才立定。莲姑开口问道：“杨先生，怎样忽然闹出这岔儿来呢？我终不明白。人家都说你是个飞贼，所以你的朋友把你告发，捕送官里去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不相信你这样的人会作贼的，所以冒险前来救你。”杨乃光听了，脸上不由一红，说道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待我以后再告诉你吧。那姓车的真是王八羔子，我待他不错，他竟不顾信义，卖友求荣。若

非姑娘前来援救，我这条性命不就要断送在他的手里吗？现在我要求姑娘同我到车家去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必要把我的仇人杀却，以出我心头的怨气。”莲姑点点头道：“姓车的真不够朋友，我就随你去走一遭。你认得路的，打先导吧。事不宜迟，免得走漏了风声。”

于是杨乃光引着莲姑飞飞车家而去。莲姑觉得杨乃光的飞行术真是不错，高出自己之上，暗暗佩服。到得车家，二人都从墙外飞身跃入。杨乃光是熟路，至车雄卧室之前，莲姑因杨乃光手无兵刃，便将自己的佩剑递到他的手中。室内灯光尚明，谅车雄尚未入睡。二人将唾沫湿了窗纸，戳了一个小孔，一齐向内中窥视。莲姑瞧见室中桌子前有一个黑面短髯的人，身躯很是高大，正在用着天秤秤银子。桌上的一包一包的银子堆得不少，那人秤过一包，便用笔记在簿上，一面又到柜内去搬取，不知他忙着秤这些银子做什么。靠里炕上睡着一个妇人，连连呼唤道：“此时已近三更了，你为何还不要睡觉？只是盘算这些东西做什么？好好地锁在柜里，偏要把它搬出搬进，横秤竖秤，真不怕麻烦的！”那人笑嘻嘻地答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不久就要做官哩！武亲家对我说，巡抚因为我设计擒了杨乃光，记我一个功劳，保奏上去，可以博个一官半职。现在最好先送些银子给巡抚大吏，好让他派得一个肥缺，将来多捞些油水，不是值得的吗？所以我要拿出一千两银子去呢。”妇人道：“你有了这些家私，足够用了，还要过官瘾，全不想想当初在草棚里的时候吗？”那人道：“彼一时此一时也。请你做官太太不好吗？”莲姑听得有些不耐，便凑在杨乃光耳朵上低声问道：“此人可就是车雄吗？”杨乃光点头道：“就是此贼。我要下手，

等不及他睡眠了。”便在窗外喝一声：“姓车的，你不该把我灌醉送官，负心卖友。快快出来纳命！今晚有了你，没有我；有了我，没有你！”

杨乃光说完这话，把室中的车雄吓了一跳，不明白杨乃光监禁在狱，怎么来此寻仇的。连忙从床边取出一对铁锤，跳出房来。杨乃光早已怒发冲冠，一剑刺向车雄的心窝。车雄咬紧牙齿，说不出什么，抡起双锤和杨乃光战在庭心中。狠斗了一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莲姑在旁瞧着觉得车雄的武艺着实不错，久战恐怕耽搁时候，心中好不急躁。正想上前相助，却见几个下人擎着火把刀枪前来，高呼快捉刺客。莲姑更不敢怠慢了，一个箭步跳过去，飞起一足，早把一个下人踢倒在地，抢得一柄单刀拿在手里，杀奔车雄。

车雄见又有一个少女来战，心中不胜忐忑。他素知杨乃光本领高强，现在又加上一个劲敌，心里不免有些发慌，手中锤法渐乱。杨乃光的宝剑将他紧紧逼住，莲姑觑个空隙，一刀刺入车雄的后腰。车雄大叫一声，正想逃遁，杨乃光一剑横扫而入，早劈中他的膀臂，跌倒在地。杨乃光又是一剑，将车雄的头颅割下，仰天大笑道：“我仇已报，总算出了一口气。要谢谢宇文姑娘的。”这时车雄下人早已惊走四散，莲姑对杨乃光说道：“我们快走吧，别再留恋。说不定车家下人要去报官哩。”杨乃光点点头，遂把宝剑还给莲姑，自己向地上拾起车雄的双锤，说道：“便借这一对家伙用用吧。”又到车雄房中，向桌上掳了许多银子，揣在他的怀里。莲姑笑道：“你眼热着这些银子吗？”杨乃光道：“不义之财，取之何妨！拿来散给贫民也好。”莲姑去找车雄的妻子，早已不见。于是二人飞身上屋，离了车家。

正想出城，忽听街上号筒声音，一片喊声拿人，有许多兵丁追来。二人知道事情已是泄漏，遂急忙向东城飞跑。此时，城门已闭，城上也有兵丁把守。因为狱卒的死尸已被更夫发现，同时觉察大盗杨乃光已越狱而逃。报告与县官知道，好似打了一个晴天霹雳，连忙请城中李守备派兵一营，出外四处搜捕，一面又去禀巡抚。巡抚赫然大怒，着令李守备速捕大盗归案。那李守备是个军功出身的战将，本领很好，跨马持枪，带领兵丁上街去追拿，但仍不见踪影。因为杨乃光和莲姑躲在东边一个古塔之上，大家没有防到，且也没人有本领上去。将近天明时，二人偷瞧城墙上守兵稍远，便一溜烟从古塔上一层一层地跳下，攀登城垣，从可以接脚的地方翻出城关。然当二人逃到城外时，天色已是微明。城外吊桥边也有兵丁戒备着，瞧见了二人，连忙拦住去路。早被莲姑跳过去，砍倒了两个，闯过桥去。走了不多路，听得背后的呐喊声音，李守备早接到了消息，亲自追来。杨乃光对莲姑说道：“可恶的狗官，逼人太甚！困兽犹斗，况我杨乃光并非无能之辈。不给他一个厉害，他们不肯退走的。”遂和莲姑一齐立在道旁。杨乃光挺着双锤，圆睁两目，等候着官兵追来。兵丁们见前面两个人握着兵刃站立，知道就是越狱的大盗了，又呐喊一声，蜂拥而上。杨乃光摆动双锤，锤头到处，一个个东仆西跌，哪里是他的对手？李守备一马冲上，骂一声：“狗强盗！”将手中长枪紧一紧，刺向杨乃光的脸上。杨乃光把铁锤拦开枪头，还手一锤，向李守备马头打去。李守备将马一拎，让过这一锤。两人酣战数十合，只听杨乃光猛喝一声，一锤正中李守备的大腿，翻跟斗跌下马来。兵丁们慌忙上前，把李守备抢护着退去。杨乃光回头

向莲姑微微一笑道：“便宜了他，但这只腿恐怕要残废了。”莲姑才瞧见杨乃光的武艺，暗暗惊喜，也说道：“他们受了挫折，不会来了。我们走吧。”杨乃光瞧见道旁守备的那匹银鬃马还在啃草，便去牵了过来，向莲姑道：“我的坐骑恐怕没有了，借来一用。但不知姑娘的黑卫在哪里？”莲姑道：“在前面小镇上。”杨乃光遂牵着马，和莲姑向前赶路。一会儿早到了那镇上，莲姑叫杨乃光在近处稍待，立刻回到小旅店里，把房饭钱付讫，拿了自己的包裹，牵了黑卫便走。店中人见了莲姑的行踪诡秘，也觉得有些奇异。莲姑遂和杨乃光各自跨上坐骑，向南飞驰。

这天晚上，到了范村。那地方没有旅店的，二人便向一处大户人家借宿。那人家姓滕，主人很是好客，错认二人是少年夫妻。二人也就将错就错，没有声明。只说他们姓杨，是潞安大族，此番从五台山进香回转。主人信以为真，特地在他宅里花园深处，辟精室为二人下榻，治饌款待。晚餐后，杨乃光和莲姑经下人引入花园，到一间小轩里安睡。轩中陈设甚是富丽。坐定后下人献上茶来，旋即退出。月色很好，二人不欲即寝，从小轩里走到外边，在花园中散步。明月在天，人影在地。四围花木扶疏，风移影动，境至幽静。二人循着曲径走去，在假山石上一个六角小亭中石凳上对面坐下。杨乃光瞧着天边圆圆的月亮，和莲姑身上映着的月光，便对莲姑带笑说道：“今夜是十五日，月光真好。如此良宵，难得相逢的。人生真是不可先知，我此番一会啣当入狱，一会儿园中赏月，侥幸得逢姑娘，使我身心愉快。这都是姑娘所赐予的啊！”

莲姑听了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杨先生，还要冒昧问你。

人家说你是飞行大盗，所以山西巡抚要严行捕捉。而那个姓车的将你灌醉了，卖友求荣。但我殊不信象你这样一个好男子却干这生涯的。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今日你能老实告诉我听吗？”杨乃光只得答道：“请姑娘不要见笑，我真惭愧。以前我曾一度为盗，但专偷窃为富不仁之家，绝不敢妄取平民一钱。至于采花一事，完全是人家诬蔑，姑娘不要相信。近来我也觉悟，洗手不干了。那车雄便是以前合伙的同伴，我所剩一些钱财全交给于他。想不到他在此和绅士们攀了亲，做官心热，乘我这次去晤见的时候，他竟昧良无义，请我喝酒，把我灌醉了送官邀功。一面可以白得我的存银，一面可以博得一官半职，真是杀不可恕！所以我要去杀掉他，一雪我恨。我很感谢姑娘，虽和我是初识，而十分义气，冒险来救我出狱，这再生之恩，叫我如何报答呢？”莲姑道：“这种事何言报答？”杨乃光又道：“我愿一辈子长随着姑娘，时得姑娘赐教，这更是我的大幸了。”莲姑低头不答。杨乃光只是把甜言蜜语去恭顺她，博她的欢喜。

在亭上坐谈了良久，才走下假山，回到轩中。瞧烛影摇红，一个小小蜘蛛从承尘上下垂在桌边，杨乃光若有意若无意地一笑道：“今宵我们有喜事呢。姑娘你瞧见这小东西吗？”莲姑微微一笑，连忙别转脸去。这里的主人不知他们是挂名夫妇，所以炕上只有代预备一副被褥，两个枕头，放在一起。杨乃光瞧着莲姑灯下的美态，心旌摇摇，早已不能自主。遂说道：“姑娘疲乏了，请先睡吧。”莲姑向左边椅子里背着身坐下道：“请你先安置。我如此坐一宵也好。”杨乃光道：“怎能使姑娘枯坐待晓，叫我怎生对得起你？想我与姑娘萍水相逢，中有天缘，所以我一见芳容，遂生爱慕

之念。又蒙相救，更感大德。这天高地厚的美人恩，不知如何报答才好！”莲姑听了，默然不语。

杨乃光又走至她的面前，对莲姑深深一揖道：“小子年已二十有五，却未授室。只因我生平曾宣誓，愿得一个精通武艺、姿色美丽的女子为妇，否则宁作鳏夫。故而蹉跎至今，未谐鸳盟。今逢姑娘，真是我心目中敬佩爱慕的人，不才冒昧，乘此良宵，敢向姑娘乞婚。倘蒙不弃，这是小子一生的幸事了。”说罢又是一揖。莲姑两颊微红，向杨乃光微微一笑，却不开口还答。杨乃光见莲姑微笑，这明明是表示允意，遂大着色胆挨近过去，双手一抱，早将莲姑轻轻抱起，搂在怀中，便到炕上去代她宽衣解带。莲姑心中也早有此意，所以半推半就，便效于飞之乐，同图好梦。想不到莲姑这一次离寨南游，找着了一阵风杨乃光为夫婿，固然风流英俊，和剑秋、天豪等比较起来，大似虎贲中郎。然而论到人格，却是鸾凤匹配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因此一夜欢娱，种下了龙骧寨后来的祸根呢。

次日起身，莲姑想起昨夜绸缪风光，不禁有些腼腆。在被窝里收拾干净，免得露了痕迹，被人耻笑。杨乃光却如愿以偿，喜气洋洋。主人又来殷勤招待，莲姑在她包裹里取出一件羊皮褂的统子，送给主人。主人谦辞不肯接受，经杨乃光再三说了，方才收下。杨乃光又取二两银子，犒赏下人，和莲姑别了主人，上马南行。

又走了两天，忽见前面有一高山陡起，山势异常险恶。莲姑便问杨乃光：“这是什么山脉？”杨乃光道：“这山名唤金鸡山，是因它的形势相象之故。闻以前常有绿林盘踞，但也没有多大声名的。此去山地很多，伏莽遍地，有些人视为

畏途。但我们是绝对无忧无虑的。”莲姑点头。二人催马前奔，在左边一带松林丛密，忽有一枝响箭从二人头上飞过，二人知道果然遇见了响马，所以放出这箭，意思叫他们立即停步。于是二人各出剑锤，准备厮杀。跟着林中飞奔出一伙人来，当先一位头戴毡笠，身穿皂衣，面目狰狞的盗魁，手中扬着一柄鬼头刀，指着二人喝道：你们一对狗男女，走向哪里去！快快放下行囊！”杨乃光对莲姑带笑说道：“这贼盗找到祖宗身上来了。我今天很高兴，待我去结果那厮吧。”莲姑点点头，杨乃光遂跳下坐骑，走上前说道：“贼盗！你向爷爷行劫吗？赢得我手中的双锤，方肯与你银子。”便将手中铁锤一扬。那盗魁不防今日遇到了对手，勃然大怒，大喝一声，向杨乃光举刀便砍。杨乃光舞动双锤，和盗魁剧战，锤影如两团黄云。盗魁的武艺平常，所以二十余合后刀法散乱，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子，对杨乃光说道：“你这小子本领不错，俺杀不过你，回去唤我哥哥前来。你若是好汉，不要溜走。”杨乃光冷笑一声道：“怕惧的不是好汉。便去唤你爷爷前来，我也要领教领教，休说你哥哥。”盗魁和他的手下一齐退去了。杨乃光兀自威风凛凛地站着。莲姑也跳下黑卫，微笑道：“请你休息一下，盗魁再来，待我去杀一个痛快。”杨乃光笑道：“莲姑，你也手痒吗？好！我让你来厮杀一阵吧。”

不多时候，呐喊又起，远远的山坡侧杀出一群盗伙来。为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士，黄巾包头，身穿锦衣，手中挺着一枝铁槊，背负五口飞刀，杀气腾腾，十分凶恶。和先前的大不相同了。

莲姑虽是女子，久经大敌，什么也不怕的。手中挺着宝